

有此儿万事足矣

□口述：霞姐 整理：一帆

有句话说：“再穷，也不能穷教育。再富，也不能富孩子。”所以，家长千万不要溺爱孩子。学会如何正确地教育孩子真的很重要。

而农家子弟昕旭“先天不足”，他身为农村娃，父亲为了生活常年在城市里打工，无暇顾及家里，母亲身体又不好，他从小就非常懂事，帮家人做各种家务，成绩十分优秀，高考又考上了上海交大，一家人终于在上海团聚。

儿子从小就被当做我家的“壮劳力”

我是浙江余姚人，不过已经有三四年没回家乡过年了，这两年多跟着孩子他爸德章在上海打工，我的儿子昕旭也在上海上学，一家三口能够在一块儿生活，我很满足。想起以前，由于德章常年在外打工，没顾得上在老家帮忙，家乡就剩我、婆婆和年幼的昕旭在一起相依为命，幸好昕旭从小就懂事上进，从来没让我们操心过，在自己辛苦上学的同时还要照顾我和他奶奶，还要兼顾农活和家务，真是难为他了。

昕旭从5岁起就习惯了没有爸爸的生活。他爸爸德章是浙江本地的一家建筑公司工地上的安全员，基本上建筑施工队在哪个地方施工他就跟到哪儿。由于他所在的公司常年在苏浙沪一带盖楼施工，尤其是在上海。所以后来公司干脆让他常驻上海，而我最开始在老家务农，后来昕旭考到上海交大念书后，我就离开了老家，跟着德章也在上海打工。

我身体不好 儿子过早负重前行

昕旭6岁时，德章照例在外地打工，我在一次送他上学校的路上突然心脏乱颤得厉害，紧接着就晕倒了，人事不省，后来听乡亲们说当时只有6岁的昕旭一边哭一边跑到距离四五里外的我们村里，挨个敲门求助，大家才知道我发生了意外，于是两名小伙子用拖拉机马上把我送到了镇上的医院，才挽回了我一条命。在镇医院检查结果是心脏二尖瓣狭窄早期症状，幸好是早期，情况不严重，但医院为保险起见，还是劝我尽快做心脏换瓣手术。但基于镇医院的条件所限，此前并没有做此类大手术的先例，医院只好建议我长期服心脏药保守治疗，让我以后尽量避免劳累，也避免情绪激动。

我在镇医院住院一个多星期的日子里，昕旭和婆婆每天都来给我送饭。记得第一次送饭时，我吃着饭盒里已经焦掉的西红柿炒鸡蛋一个劲皱眉，暗暗埋怨婆婆怎么做菜这么大失水准？菜

我俩吃住在工地上，平时我就利用自己的特长，在附近租个小门面做起了理发生意，顾客多为施工人员和附近小区的居民。由于我的理发费用很低廉，理发的水平也不错，生意一直都很好。我们一家虽然不富裕，但和和美。昕旭每到周末就过来和我俩相聚，一家人平淡幸福。

我自从生完昕旭后就体弱多病，心脏总觉得不舒服，因此生完他后就不生了，昕旭成了独生子女，这在我们那儿的农村来说是不多见的。我公公去世得早，婆婆也身体不好，家里加自己一共两个病号，顶梁柱德章又常年不在家照顾，没好好照顾好昕旭。所幸昕旭非常懂事，每当看到我在田里干活心脏病犯病时经常皱着眉头按住心口，他就用稚嫩的声音关切地问我怎么了？难受不难受？或者直接扶着我去附近休息，还不时煞有其事地摸着我的额头，在我身边忙这忙那的。

都焦掉了，可我不好意思明说，毕竟婆婆年纪大了，又有高血压、糖尿病，昕旭却突然问：“妈妈，你怎么不吃菜呀？我第一次炒的菜是不是很难吃呀？”

我当时既欣慰又心酸，别人家跟他同龄的小孩享受着快乐的童年时，我的儿子却在承受本不该他这个年龄段承受的痛苦和磨砺，都是我这个当妈妈的拖累了他呀！自那以后，他在放学到家认真做完功课，总是力所能及地帮我俩做饭和做家务。没过多长时间，聪慧的他就锻炼出了不错的烧菜水平。

昕旭在学校里表现也很突出，成绩更是出类拔萃。我和德章只是小学毕业，德章又常年不在家，平时我也根本不能辅导昕旭什么功课，昕旭从小就养成了自己学习上面的事自己解决的好习惯，遇到不懂的问题他总要千方百计找老师弄明白，老师们也非常欣赏他这种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。



手记>>>
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

大家还记得辽宁巨婴刘思琦吗？她是一个富裕家庭长大的女孩，娇蛮而又任性，16岁时吃饭要靠人喂，每天花销过万，甚至还有保镖随行。在大家都认为女孩要“富养”的情况下，刘思琦显然“富养”过了头。2007年，她家人迫于无奈帮她报了《变形计》这个节目，节目组要求刘思琦在农村呆一个月，在那段时间里她慢慢地发生了改变。如今16年过去了，她可以说是彻底摆脱了“巨婴”的称号，参加完《变形记》的那一年，刘思琦考上了ESMOD北京高级时装艺术学校的服装设计专业。她实现了梦想，也早已改变了以前那些恶习。

的确，如果教育不当，纵然家里有金山银山，也迟早被不肖子女败光。而与此相反的是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本文的主人公霞姐有个好儿子，昕旭身为农村娃，父亲为了生活常年在城市里打工，无暇顾及家里。母亲体弱多病，他从小就非常懂事，帮家人做家务，又是十足的“学霸”，顺利地考入了上海交大，一家人在上海其乐融融。这样的好孩子，谁不想要呢？

昕旭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

昕旭学习一直很优秀，从初一起就担任班里的学习委员，一直到初三毕业。在中考时他如愿以偿地考到县里唯一的重点高中。升高二后，由于备战高考，他不能像以前那样一周回家一次帮我俩种庄稼了，他就争取两个礼拜回家一次。可是在他高二下学期，我有一次骑自行车去田里的路上翻车了，我重重摔在地上，造成右胳膊脱臼、骨折，被紧急送往县医院。祸不单行，婆婆身体也急转直下，一天傍晚突发脑血栓，人事不省，幸亏德章在家，赶忙送到县医院，才救了婆婆一命。于是儿子每天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奔波，照顾我俩。在楼下病房照顾完婆婆，又要跑二楼来照顾我。那段时间，我看他俩经常满眼血丝，觉得非常心疼，但没有办法。婆婆经过医院两天两夜的抢救但还是离世，我俩手忙脚乱地把婆婆的后事安排好，才算松了口气。

由于昕旭频繁地请假，功课落下来很多。等一切都重新步入正轨之后，昕旭的成绩又恢复了正常水平。很快迎来了高考，在我和德章忐忑又期盼的等待中，昕旭如愿以偿地考入了上海交大。

儿子上了交大一家人在上海团聚

入学通知单一到，我和德章难得铺开了一把，先买来几百元的鞭炮在村头燃放，后又花了1万多元请来村民摆酒席大宴两天，简直比过年还热闹。乡亲们都说：昕旭是咱们村走出的高考状元！我当时的心情激动而满足。家里纵有金山银山，不如有一个争气懂事的儿子！

昕旭到了上海念书，后来德章的建筑公司常年在上海有项目，公司照顾他的实际情况，特批他常驻在上海，在昕旭念大一时我也跑到上海与他们爷俩相聚，这样我们一家人终于在上海团聚了。昕旭利用上大学空闲时间，在外面做兼职，到大二时靠奖学金和兼职的收入不但攒够了学费，而且已经能自给自足了。

正当家里各方面情况越来越好时，我的心脏手术治疗日程被他们爷俩提上了议事日程。在他俩的游说下，我终于下定了决心，2019年11月份去一家三甲医院做了心脏换瓣手术，置换机械瓣。手术非常成功，恢复得也不错。

现在昕旭快毕业了，他先后拒绝了几名女同学的表白，一门心思在课余时间打工，时间也常常不够用。我和他爸常劝他要注意身体，别搞得这么累，平时花钱别省，尤其不能克扣自己的伙食费。他却笑着告诉我们，自己要毕业后留在上海，找一份收入高、有前途的工作，为的是早日给我们买一所自己的房子。有此儿万事足呀！